

世界童话名著

安徒生童话

(下)

[丹麦] 安徒生 著
王茁芝 任 贤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桂镇教

世界童话名著——安徒生童话

王茁芝 任 贤 主编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通州区五町京通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大 32 开 32 印张 780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 - 80648 - 418 - 3/ I·124

印数:3000 册 定价:39 .80 元

前 言

童话通过丰富的想象、幻想和夸张来塑造形象,反映生活,对儿童进行思想启蒙。故事浅显生动,情节离奇曲折,对自然物往往作拟人化的描写,适合儿童读者的阅读欣赏口味,为他们所津津乐道。其中水平最高、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就是安徒生的童话作品。

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入口处的海面上,有一座铜像浮于水面。它告诉人们这就是丹麦,它就是美人鱼——“海的女儿”,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一篇童话中的主人公。

安徒生 1805 年出生于丹麦中部的奥登塞镇。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,从他的童年时代起,就饱尝了生活的苦难。安徒生的父亲生活无着,不得不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去当一名雇佣兵。两年后,他因为身体不支而退伍,很快就死去了。母亲只得替人洗衣度日,祖母则靠乞讨为生。安徒生的儿时和少年时代就一直在饥饿中滚打。他实际上未曾有过幸福的童年——这也是他后来决心为孩子们写作童话的一个原因。

安徒生 17 岁的时候,决定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人生。1835 年元旦,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:“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,你要知道,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!”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的童话创作时说:“这才是我的不朽的工作呢!”那时他刚刚满 30 岁。从这时开始他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了这“未来的一代”。他过去在生活中所受的折磨,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各方面所做的努力——也包括他的失败,看来全都是为他这“不朽的工作”作准备。他对这工作非常勤奋。从此,每年圣诞节他总要出一

本童话集,献给他的读者。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为止,他没有停止过童话创作。他一共发表了 168 篇童话和故事。

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的童话,也就是“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”,是在 1835 到 1845 年这十年间写成的。一般小读者所爱读的故事,如《小意达的花儿》、《豌豆上的公主》、《皇帝的新装》、《拇指姑娘》、《夜莺》和《丑小鸭》等,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想象丰富,故事生动,语言活泼,诗意浓厚,最能代表他的童话创作的艺术,也是他在童话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。1845 年以后他开始写一种“新的童话”。所谓“新”,其实倒似乎有些“旧”。他减少了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成分,而用比较直截了当的手法描写现实的生活,如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影子》和《母亲的故事》等。到了 1852 年,他干脆把他新的创作称为“故事”。《柳树下的梦》、《她是一个废物》、《单身汉的睡帽》以及《园丁和主人》等,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。比起其前期作品来,它们是对现实生活更直接的描述,但它们又与一般的小说不同,因为它们仍然保持有某些童话的特色和幻想。

安徒生既是作家,又是诗人、哲学家和民主主义者。他热爱“人”,于是他就热情地歌颂“人”应具有的优良品质:勤劳、勇敢、坚强的毅力、牺牲的精神等等。同时对与之相反的,如贪婪、愚蠢、虚荣、骄傲等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、揭露和抨击。他写童话不仅是为了教育孩子,而且也要教育他们的父母——成年人,并将之作为一个崇高的使命。也正因为如此,才使他的童话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,并将一代代永远流传下去。

编 者

梦 神

世上没有谁能像奥列·路却埃那样，会讲那么多的故事！

天黑了之后，当孩子们还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，奥列·路却埃就来了。穿着袜子他悄悄地走上楼梯，他不声不响地把门推开，于是“嘘！”他在孩子的眼里喷了一点甜蜜的奶——只是一点儿，一丁点儿，但已足够让他们睁不开眼睛。这样他们就看不见他了。他们在他们背后偷偷地走着，轻柔地吹着他们的脖子，于是他们的脑袋就感到昏沉。啊，是的！但这并不会伤害他们，因为奥列·路却埃是很疼爱小孩子的。他只是要求他们放安静些，而这只有等他们被送上床之后才能做到：他必须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才能对他们讲故事。

当孩子们睡着了之后，奥列·路却埃就在床边坐上来。他穿的衣服是很美丽的：他的上衣是绸子做的，但什么颜色却很难讲，因为它一会儿发红，一会儿发绿，一会儿发蓝——完全看他怎么转动而定。他的每条胳膊下面夹着一把伞。一把伞上绘着图画；他就把这把伞在好孩子上面撑开，使他们一整夜都能梦到美丽的故事。可是另外一把伞上面什么也没画：他在那些顽皮的孩子上面张开伞，于是这些孩子就睡得非常糊涂，当他们在早晨醒来的时候，觉得什么梦也没做过。

现在让我们来听听，在整个星期中每天晚上奥列·路却埃怎么来看一个名叫哈尔马的孩子，对他讲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。那一共有七个故事，因为每个星期有七天。

星 期 一

奥列·路却埃在晚上把哈尔马送上床之后说：“听着，现在我要装饰一番。”于是花盆里的花儿都变成了大树，长树枝在屋子的天花板下顺着墙伸展开来，使得整个屋子看起来像一个漂亮的花亭。这些树枝上都开满了花，每朵花比玫瑰还要美，而且发出那么甜的香气，让人简直想尝尝它。——它比果子酱还要甜。水果射出金子般的光；甜面包张开了嘴，露出里面的葡萄干。这一切是说不出的美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在哈尔马放课本的桌子抽屉内，有一阵可怕的哭声发出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奥列·路却埃说。他走到桌子那儿，把抽屉拉开。原来是写字的石板在痛苦地抽筋，因为一个错误的数字跑进总和里去，差点把它打散了。写石板用的那支粉笔在系住它的那根线上蹦蹦跳跳，如同一只小狗。它很想帮助总和，但是没有办法下手——接着哈尔马的练习簿里面又发出一阵哀叫声——这听起来真让人难过。每一页上的大楷字母一个挨着一个地排成直行，每个字旁有一个小楷字，也成为整齐的直行。这就是练字的范本。在这些字母旁边还有一些字母。它们认为它们跟前面的字母一样漂亮。这就是哈尔马所练的字，不过它们东倒西歪，超出了它们应该看齐的线条。

“你们要知道，你们该这样站着，请看——像这样略为斜一点，轻松地转一转！”练习范本说。

“啊，我们倒愿意这样做，”哈尔马写的字母说，“不过我们做不到呀；我们的身体不大好。”

奥列·路却埃说：“那么你们得吃点药才行，”

“哦，那可不行，”它们叫起来，马上直直地站起来，让人看到非

常舒服。

“是的，现在我们不能讲什么故事了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。“现在我得让它们操练一下。一，二！一，二！”他这样操练着字母。它们站着，非常整齐，非常健康，与任何范本一样。不过当奥列·路却埃走了、早晨哈尔马起来看到它们时，它们仍然是以前那样，显得愁眉苦脸。

星 期 二

当哈尔马上上床之后，奥列·路却埃就把房里所有的家具上把那富有魔力的奶轻轻地喷了一口。于是每一件家具就开始谈论起自己来，只有那只痰盂独个儿站着一声不响。它有点儿恼怒，觉得大家都很虚荣，只顾谈论着自己，想着自己，一点也不考虑到谦虚地站在墙角边、叫大家在自己身上吐痰的它。

衣柜顶上挂着一张大幅图画，这是一幅风景画。它嵌在镀金的框架中。人们在里面可以看见一株很高的古树，草丛中的花朵，一个大湖和跟它联着的一条河，那条河环绕着火树林，流过很多宫殿，一直流入大洋。

奥列·路却埃在这画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，因此画里的鸟雀便开始唱起歌来，树枝开始摇晃起来，云块也在飞行——人人可以看见云的影子在这片风景上掠过。

现在奥列·路却埃把小小的哈尔马抱到框架上去，而哈尔马则把自己的脚伸到画里去——一直伸到那些长得很高的草里去。因此他就站在那儿。阳光穿过树枝射到他身上。他跑到湖旁边去，坐上一只停在那里的小船。这条小船涂上了红白两种颜色，它的帆发出银色的光。头上戴着金冠、额上戴有一颗光耀的蓝星的六只天鹅，拉着这条船漂过这青翠的森林——这儿的树儿讲出一些

关于强盗和巫婆的故事，花儿讲出一些关于美丽的小山精水怪的故事，讲些蝴蝶告诉它们的故事。

许多美丽的、鳞片像金银一样的鱼儿，在船后边来回游着。有时它们跳跃一下，在水里弄出一阵“扑通”的响声。许多蓝色的、红色的、大大小小的鸟儿，列成长长的两行在船后面飞。蚊蚋在跳着美丽舞，小金虫在说：“唧！唧！”它们都要随着哈尔马来，而且每一位都可以讲一个故事。

这才算得是一次航行！森林有时是又深又黑，有时又是一个充满了太阳光和花朵的、极端美丽的花园，还有雄伟的、用玻璃砖与大理石砌成的宫殿。阳台上立着好几位公主。她们都是哈尔马所熟识的一些小女孩——因为他与她们在一起玩耍过。她们伸出手来，每只手托着一般卖糕饼的女人能卖出的最美丽的糖猪。哈尔马在每一只糖猪旁经过的时候，就顺手去拿，不过公主们握得那么紧，每人只能得到一半——公主得到一小半，哈尔马得到一大半。每个宫殿旁都有一些小小的王子在站岗。他们背着金刀，向他撒下许多葡萄干与锡兵。他们真不愧是王子！

哈尔马张着帆航行，有时通过森林，有时通过大厅，有时直接通过城市的中心。他来到了他保姆所住的那个城市。当他还是一个小宝宝时，这位保姆就常把他抱在怀里。她一直是很爱护他的。她对他点头，对他招手，同时念着她自己为哈尔马写的那首诗：

我对你多想念，亲爱的哈尔马，
你小的时候，我多喜欢吻你，
吻你的小嘴、前额与那么鲜红的脸——
我的宝贝，我是那么地想念你！
我听着你喃喃地学着话，
可我不得不对你说一声再见。
愿上帝在世界上带给你无比的幸福，
你——天上降下的一个小小神仙。

所有的鸟儿也一起唱起来,许多老树也点起头来,花儿在梗子上也跳起舞来,正好像奥列·路却埃是在和它们讲故事一样。

星 期 三

嗨!外面的雨下得多大啊!哈尔马在他的梦中都可以听到雨声。当奥列·路却埃把窗子推开的时候,水简直就流到窗槛上来了。外面成了一个湖,但居然还有一条漂亮的船停泊在屋子旁边。

“小小的哈尔马,假如你和我一块儿航行的话,”奥列·路却埃说,“今晚你就可以开到外国去,明天早上再回到这儿来。”

所以哈尔马就穿上他星期日穿的漂亮衣服,踏上这条美丽的船。天气立即就晴朗起来了。他们驶过好几条街,绕过教堂。现在在他们面前展开一片汪洋大海。他们航行了很久,最后陆地就完全看不见了。他们看见了一群鹳鸟。这些鸟儿也是从它们的家里飞出来的,飞到那温暖的国度去。它们排成一行,一个接着一个地飞,而且已经飞得很远——很远!它们之间有一只已飞得很倦了,它的翅膀几乎不能再托住它向前飞。它是这群鸟中最后的一只。不久它就远远地落在后面。最后它张着翅膀渐渐地坠下来了。虽然它依然拍了两下翅膀,但是一点用也没有。它的脚触到了帆索,于是它就从帆上滑下来。砰!它落到甲板上了。

船上的侍役把它捉住,把它放进鸡屋里的鸡、鸭与吐绶鸡群中去。这只可怜的鹳鸟在它们中间简直是垂头丧气极了。

母鸡婆们齐声说:“你们看看这个家伙!”

因此那只雄吐绶鸡就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架子,问鹳鸟是什么人。鸭子们后退了几步,互相推拖着:“叫呀!叫呀!”

鹳鸟告诉它们一些关于炎热的非洲、金字塔与在沙漠上像野

马一样跑的鸵鸟的故事。不过鸭子们完全不懂它所讲的这些东西，因此它们又彼此推了几下！

“我们有一样的意见，那就是它是一个傻瓜！”

雄吐绶鸡说，咯咯地叫起来：“是的，它确实是很傻，”

于是鹤鸟就一声不吭，思念着它的非洲。

“你的那双腿瘦长得很可爱，”雄吐绶鸡说，“请问，它们值多少钱一亚伦？”

所有的鸭子都讥笑起来：“嘎！嘎！嘎！”不过鹤鸟装做没听见。

“你也可以一起来笑一阵子，”雄吐绶鸡对它说，“因为这话说得很有风趣。难道你认为这说得太无耻了不成？嗨！嗨！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博学多才的人！我们还是自己来说笑一阵吧。”

因此它们都咕咕地叫起来，鸭子也嘎嘎地叫起来，“呱！咕！呱！咕！”它们自己认为幽默得很，简直不成样子。

但是哈尔马走到鸡屋那里去，把鸡屋的后门打开，向鹤鸟喊了一声。鹤鸟跳出来，朝他跳到甲板上来。现在它总算是得到休息了。它似乎在向哈尔马点着头，表示谢意。于是它展开双翅，向温暖的国度飞去。不过鸭子在嘎嘎地闹着，母鸡婆都在咕咕地叫着，与此同时雄吐绶鸡的脸涨得通红。

哈尔马说：“明天我将把你们拿来烧汤吃。”于是他就醒了，发现依然躺在自己的小床上。奥列·路却埃这晚为他布置的航行真是太奇妙了。

星 期 四

“我告诉你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你不要怕。我现在给你一个小耗子看。”于是他向他伸出手来，手掌上托着一个轻巧的、可爱的动

物。“它请你去参加一个婚礼。今晚有两个小耗子要结为夫妇。它们住在你妈妈的食物储藏室的地下：那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住所！”

哈尔马问：“不过我怎么能够钻进地下的那个小耗子洞里去呢？”

“我来想办法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我可以让你变小呀。”

所以他在哈尔马身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。这孩子马上就一点点地缩小，最后变得只有指头那么大了。

“现在你可以把锡兵的制服借来穿：我想它很适合你的身材。一个人在社交的场合，穿起一身制服是再漂亮不过的。”

哈尔马说：“是的，一点不错。”

不一会儿他穿得像一个潇洒的兵士。

小耗子说：“劳驾你坐在你妈妈的顶针上，让我可以荣幸地拉着你走。”

“我的天！想不到要这样麻烦小姐！”哈尔马说。这么着，他们就去参加小耗子的婚礼了。

他们先来到地下的一条很长的通道里。这条通道的高度，恰恰可以让他们拉着顶针直穿过去。这整条路是用引火柴照亮的。

“你闻闻！这儿的味道多美！”耗子一边拉，一边说。“这整条路全用腊肉皮抹过一次。再也没什么东西比这更好！”

现在他们来到了举行婚礼的大厅。所有的耗子太太们都站在右手边，她们相互窃窃私语与憨笑，好像在逗着玩儿似的。所有的耗子先生们都立在左手边，他们在用前掌摸着自己的胡子。于是，新郎与新娘在屋子的中央出现了。他们站在一个啃空了的乳饼的圆壳上。他们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相互吻得不可开交——当然喽，他们是订过婚的，立马就要举行结婚仪式了。

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来。耗子们几乎能把对方踩死。这幸福的一对站在门当中，弄得人们既不能进来，又不能出去。与那条通道一样，这屋子也是用腊肉皮擦得亮亮的，而这点腊肉皮也就是

他们所吃的酒菜了。不过主人还是用盘子托出一粒豌豆当作点心。这家的一位小耗子在它上面啃出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名字——也可说是他们的第一个字母。这倒是一件很新奇的花样哩。

所有来参加的耗子都觉得这婚礼是很漂亮的,而且款待也非常令人满意。

哈尔马又坐着顶针回到家里来;他算是参加了一个高等的社交场合,但他得把自己缩做一团,变得异常渺小,与此同时还要穿上一件锡兵的制服。

星 期 五

“你决不会相信,有多少成年人希望和我在一道啊!”奥列·路却埃说,“特别是那些做过坏事的人。他们常对我说:‘小小的奥列啊,我们合不上眼睛,我们整夜躺在床上,望着自己那些恶劣的举止——这些行为如同丑恶的小鬼一样,坐在我们的床沿上,在我们身上浇着沸水。请你走过来把他们赶跑,好叫我们好好地睡一觉吧!’于是他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,‘我们很乐意给你效劳。晚安吧,奥列。钱就在窗槛上。’不过,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做事的。”奥列·路却埃说。

哈尔马问:“我们今晚将做些什么?”

“对,我不知道你今晚有没有兴趣再去参加一个婚礼。这个婚礼与昨天的不同。你妹妹的那个大玩偶——那样子像一个大男人,名字叫赫尔曼——将要和一个叫贝尔达的玩偶结婚。此外,今天还是这玩偶的生日,因此他们收到非常多的礼品。”

哈尔马说:“是的,我知道这事。不论什么时候,只要这些玩偶想要有新衣服穿,我的妹妹就让他们来一个生日庆祝会,或举行一次婚礼。这样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一百次了!”

“是的,但是今夜举行的是一百零一次的婚礼。当这一百零一次过去以后,一切就会完了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这次婚礼将会是非常华丽。你再去看一次吧!”

哈尔马往桌子上看了一眼。那儿有一座纸做的房子,并且窗子里有亮光;外面站着的锡兵全在敬礼。新郎与新娘坐在地上,靠着桌子的腿,若有所思的样子,而且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奥列·路却埃,穿着祖母的黑裙子,特地主持这个婚礼。当婚礼结束以后,各种家具合唱起一支美丽的歌——歌是铅笔为他们写的。它是随着兵士击鼓的节奏而唱出的:

如同一阵风是我们的歌声,
来到这对新婚夫妇的房中;
他们站得如同棍子一样笔直,
他们都是手套皮所做!
棍子与手套皮万岁,万岁!
我们在风雨中大声地贺喜!

于是他们开始接受礼品——不过他们拒绝收到任何食物,因为他们打算凭借爱情为食粮而生活下去。

新郎问:“我们现在到乡下去,还是到外国去作一趟旅行?”

他们去请教那位经常旅行的燕子与那位生了五窠孩子的老母鸡。燕子讲了许多关于那些美丽的温带国度的事:那儿熟了的葡萄沉甸甸地、一串一串地挂着;那儿的空气是非常温和的;那儿的山岳发出这儿从来见不到的光彩。

“可是那里没有像我们这儿的油菜呀!”老母鸡说。“有一年夏天,我跟孩子们住在乡下。那儿有一个沙坑。我们可以随便到那里去,在那儿抓土;我们还得到许可钻进一个长满了油菜的菜园里去。啊,那里面是多么青翠!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东西比那更美!”

“不过这根油菜梗与那根油菜梗还不是一个样儿，”燕子说。
“而且这儿的天气老是那样坏！”

老母鸡说：“人们会习惯于这种天气的。”

“可是这儿很冷，老结冰。”

“那对于油菜是很好的！”老母鸡说。“另外这儿的天气也会暖和起来的呀。四年以前，我们不是有过一连持续了五星期的夏天？那时天气是那么热，你连呼吸都感到困难；并且我们这儿还不像他们那样有毒的动物，另外我们也没有强盗。谁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最美丽，谁就是一个恶棍——那么他就不配住在这儿了。”于是老母鸡哭道：“我也旅行过啦！我坐在一个鸡圈里走过 150 里路：我觉得旅行没一点儿乐趣！”

“是的，老母鸡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！”玩偶贝尔达说道：“我对于上山去旅行也不感到兴趣，因为你无非是爬上去，随后又爬下来罢了。不，我们还是走到门外的沙坑那里去，我们在油菜中间散散步吧。”

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
星 期 六

小小的哈尔马说道：“现在讲几个故事给我听吧！”这时奥列·路却埃已把他送上了床。

奥列回答说：“今晚我们没时间讲故事了，”同时把他那把非常美丽的雨伞在这孩子的头上撑开。“现在请你看看这几个中国人！”

整个的雨伞看起来如同一个中国的大碗：里面有些拱起的桥，蓝色的树，上面还有小巧的中国人在立着点头。

“明天我们要把整个世界洗刷得焕然一新，”奥列说道，“因为

明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——礼拜日。我将到教堂的尖塔顶上去，告诉那些教堂的小精灵将钟擦得干干净净，好让它们能发出动听的声音来。我将走到田野里去，看风儿有没有把草和叶上的灰尘扫掉；另外，最巨大的一件工作是：我将要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，把它们好好地擦一下。我要把它们兜在我的围裙里。但是我得先记下它们的号数，同时也得记下刻在它们的那些洞口的号数，好让它们将来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；否则它们就嵌不稳，结果流星就会太多了，因为它们会一个连着一个地掉下来。”

一幅老画像说：“请听！您知道，路却埃先生，”它挂在哈尔马挨着睡的那堵墙上，“我是哈尔马的曾祖父。您对这孩子讲了许多故事，我很感激您；不过请您不要把他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。星星是不能擦亮也不可以摘下来的！星星都是一些球体，像我们的地球一样。它们之所以美妙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。”

“我感激您，老曾祖父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我感谢您！您是一家之长。您是这一家的始祖。但是我比您还要老！我是一个年老的异教徒：罗马人与希腊人把我叫做梦神。我到过最富贵的家庭；我现在依然常常去！我知道怎样对待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。现在请您讲您的事吧！”——于是奥列·路却埃拿了他的伞走出去了。

这幅老画像发起牢骚来说道：“嗯，嗯！这种年头，一个人连发表意见都不行！”

于是哈尔马醒来了。

星 期 日

奥列·路却埃说：“晚安！”哈尔马点点头，于是他就跑过去，把曾祖父的画像翻过来面对着墙，好让他不再像昨天那样，又来插嘴。

“现在你得讲几个故事给我听：讲那些有关生活在一个豆荚里的五颗青豌豆的故事；关于一只公鸡的脚对母鸡的脚求爱的故事；关于一根装模作样的缝补针自以为是缝衣针的故事。”

奥列·路却埃说：“好东西享受太过也会生厌的！您知道，我倒很想给你一样东西看看。我把我的弟弟介绍给你。他也叫做奥列·路却埃；不过他拜访任何人，从来不超过一次以上。当他到来时，老是把他所遇到的人抱在马上，讲故事给他听。他只知道两个故事。一个是极端的美丽，世上任何人都想象不到；另一个非常丑恶和可怕，——我无法形容出来。”

于是奥列·路却埃把小哈尔马抱到窗前，说：

“现在你可以看见我的弟弟——另一位叫做奥列·路却埃的人了。也有人把他叫做‘死神’！你要知道，他并不像人们在画册中把他画成一架骸骨那么可怕。不，那骸骨不过是他上衣上用银丝绣的一个图案罢了。这上衣是一件很漂亮的骑兵制服。在他后面，在马背上，飘着一件黑天鹅绒做的斗篷。请看看他奔驰的样子吧！”

哈尔马看到这位奥列·路却埃怎样骑着马飞驰过去，如何把年轻人与年老的人抱到自己的马上。有些他放在自己的前面坐着，有些放在自己的后面坐着。不过他总是先问：“你们的通知簿上是怎么写的？”很好，”他们齐声回答说。他说：“好吧，让我亲自来看看吧。”于是每人不得不把自己的通知簿交出来。那些簿子上写着“很好”和“非常好”等字样的人坐在他的前边，听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；那些簿子上写着“勉强”尚可”等字样的人只得坐在他的后边，听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。后者发着抖，大声哭泣。他们想要跳下马来，但是这点他们做不到，因为他们马上就紧紧地生在马背上了。

“不过‘死神’是一位最可爱的奥列·路却埃啦，我并不怕他！”哈尔马说。

“你也不需要怕他，”奥列·路却埃说，“你只要时时注意，使你

的通知簿上写上好的评语就行了！”

“是的，这倒很有教育意义！”曾祖父的画像叽咕地说。“提提意见到底还是有用的啦。”现在他总算是很满意了。

你看，这就是奥列·路却埃的故事。他自己今晚还可以对你多讲一点！

(1842 年)